

立春之美

钱续坤

二十四节气的第一片新芽，并不是被顽童点燃的迎新鞭炮惊醒的；而是她始终在挺着腰杆，踮着脚尖，神情专注地望着季节这位资深的导演，是否已经打出了可以上场的旗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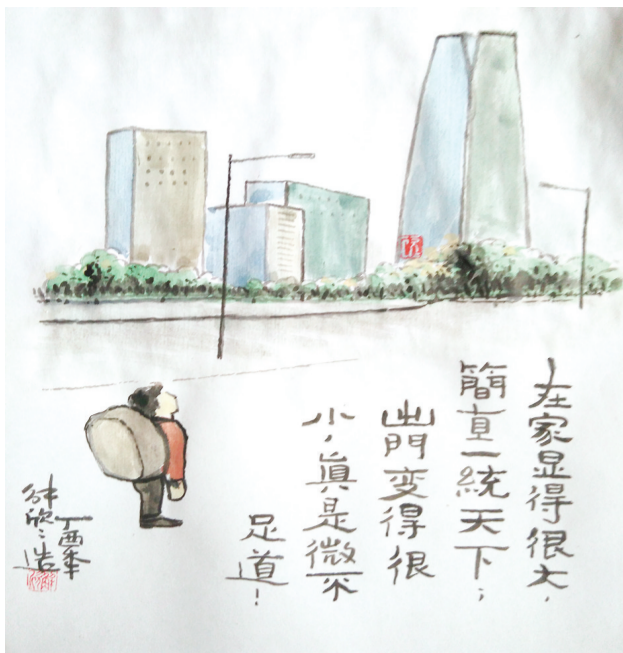
一声令下！立春就迫不及待地从严冬的深闺中姗姗走出，她一边作别还未消融的残雪，一边招呼着氤氲的地气赶快上升。只是展示她飒爽英姿的舞台还没有完全搭好——田野还袒露着，山岗还光秃着，小河还冰封着……不过这没有多大关系，立春一出场就开门见山，真情告白了：“咱不就不是一名草根演员嘛，玩不来花里胡哨的把戏，但是我一亮相，准让你眼界大开；我一亮嗓，保准你惊叫不断！”

那么，先来看看立春的亮相呗！立春唱的绝对是“花旦”的角色，并且是刚刚出道不久，因此像侍婢丫环或小家碧玉那样，火急火燎地登上节气的舞台，虽然兴致甚浓，热情很高，但是拳脚还是不能完全施展开来，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多是欲言又止、犹抱琵琶的青涩气息，以至于有人犹疑地问道：“现在已经是春天了吗？春天的帷幕怎么还没有拉开？”而实际上这帷幕早就删繁就简了，不信你看呀：那垂柳的柔枝开始摆动了，含笑的柳眼正顽皮地打量着似曾相识的一切；那冰封的大地变得潮润了，细嫩的草芽你一团我一团地簇拥在枯茎之下；那冬眠的蛰虫尽管还未蠢蠢欲动，可是每一个细小的孔洞似乎都已经被钻通……由此看来，立春的亮相并不能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，她所说的“准让你眼界大开”，显然过于自信甚至自负了一点。

再来听听立春的嗓子，她该总不会自吹自擂吧！这次并没有故弄玄虚，沟渠里的溪水的确更加潺潺了，枝头的鸟雀已经窝在筑实的巢内喜噪暖巢了，圈中耕牛反刍的节奏也比以前加快了，还有水仙与迎春在那儿窃窃私语：“不要过分谦虚，你我都是春天的宠儿，咱们一起绽放吧！”她俩说话的声音尽管很小，可还是被轻拂的和风传了出去，于是桃花红着脸，杏花粉着面，梨花抛着眉，一个个攒足能量，跃跃欲试，争论着要把最妩媚的容颜，展示给姹紫嫣红的春天。倒是那些成熟的种子十分稳重，他们彼此之间郑重其事地相互提醒着：“鞭春的老牛还没下地，发芽的时候还早着呢！”此时的立春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鲁莽，于是深施一礼，丹唇微启：“得罪，得罪，让各位春心萌动了！”

春心真正萌动的，是韭菜、荠菜、萝卜、芫荽和大葱。她们一边汲取着大地的精华，一边感知着季节的律动，待到春天的开场锣鼓倏然敲响，于是被配成一碟碟生机盎然的“春盘”，呈现给过往的看客美美地“咬春”。拿人家的——手短，吃人家的——嘴软，到了这个时候，谁还会说立春的亮相不惊艳四方，立春的嗓子不余音绕梁呢？

毕竟处在配角的位置，立春永远都难以成为春天的主宰。但是如果有了花旦的帮衬与烘托，小旦（早春）的温婉多情、正旦（阳春）的端庄俏丽、老旦（暮春）的沉稳厚实，那么不也逊色三分了吗？所以，只要看到季节的资深导演打出了上场的旗语，你马上就可以登上春天的舞台，与百鸟齐放歌喉，像飞鸢极目四望：大地尽染绿意，青草漫过山冈，羊群飘成云朵，江河注满瑞祥……



解欣欣 作

抢红包

肖遥

春节期间，小朋友加入了一个叫“猪年学猪叫”的本班同学微信群，他说平时1角硬币掉地上都没人捡还被踩来踩去，春节群里抢几分钱红包却全凭手速，肉眼可见有红包出没之际，点开已经“手慢无”了。陆续有同学被拉进来，初来乍到不明真相发了6元的红包，后来发现群里发红包的最高限是1角，不由得后悔：早知如此，这6元可以发100次了。还有人视金钱如粪土，进来看了几眼，发现是个抢红包群，又不屑一顾地退出，埋头写作业去了。

小孩子群抢红包关注“抢”的动作，老年人关注的是“抢”的姿态。年三十，我妈连春晚也顾不得细看，举着手机转转转出地痛斥“老刘最小气了，只抢不发，真是越有钱越小气了！”“老耿最傻，总是发红包，发太多大家都不好意思抢，想让给老许老梁他们几个老实人，又让老刘不要脸抢去了！”看到老太太无比投入地抢红包，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在单位争先进争奖金的现场。跟我妈同样对红包充满热情的还有我弟媳，可我妈对此不无微词：“娃哭得拱成一张弓了，她顾不上安抚娃，倒有耐心安抚客户，忙着给客户拜年、发红包……”不过啥功夫都不是白费的，我弟媳在多年的哄客户过程中，学会了哄好她最大的潜在客户——她老公。用我妈的话说：她哄老公可比哄客户性价比高太多了。

初一早上，忆起昨晚被节目带了节奏，从一个群冲到另一个群，就像电影《世界尽头》里的男主，回到自己年少时的小镇，从一个酒吧换到另一个酒吧，每个酒吧都在狂欢拥抱，兴高采烈……在一种上头了的气氛中，我在多年不联系的同学群里，一会儿叫嚣乎东西“别的群的群主已经开始用大红包羞辱群员了，而我们的群主却还在拖延观望，正义的我如果被禁言，希望其他有识之士能接力下去，传递正能量从我做起！”一会儿隳突乎南北：“过节了，谈钱太俗。我把降龙十八掌和九阴真经发给大家。愿同学们神功盖世，天下无敌！”……

节日里那酒醉般的狂欢，就像转瞬即逝的烟花，和烟花不一样，烟花飘零寂灭，消失不见了，可昨晚在群里的疯言疯语还会挂在那儿，倘若后面没人接茬，说不定要明晃晃地挂一年，如此一想，好尴尬……即便是同学，多年过去也各有各的沧桑，心态早就变了，别人都客客气气地拜年，只有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疯疯癫癫显得好中二，好骚情……可一转念想到这骚情又不是给别人骚，而是在给自己的青春骚，也就释然了。有什么呢？一年到头总需要一场烟花般的放飞自我吧。

不太习惯这种倾情投入的颠狂，是因为现实中的自己，多数时候处于套中人般的拘谨压抑状态。即便是春节，群里大佬们发红包，都恨不得装没看见。对红包冷淡，可能是因为对这个群冷淡——不想在节假日还配合领导搞团建，不想在休息时还贱兮兮地望尘而拜跪谢红包，不想在狂欢的微醺状态还得与现实里的人际关系短兵相接。何况老板发红包目的也不纯，不过是炸出些人气来给自己刷存在，俯视众生在红包里人头攒动不免会有了呼风唤雨的错觉……不管怎样，工作群里的红包雨都与狂欢节众生平等的气氛无关。然而不抢也不行，有一年过节我因为手机关了流量，还被老板打来电话追问，我被逼着、无奈、勉强、挣扎着，抢了个红包。

两处闲情

方丽清

办公室的楼下斜对过，是某单位的后院。院子收拾得好，沿着院墙，滴溜的一排南天竹，终年的绿叶繁茂，到了冬天，垂垂的红浆果，灼灼，珊瑚一样；一排五角枫和茶花的间种，茶叶青碧，五角枫红黄绿的慢慢变色，两种树的色彩、季节均彼此错开，彼此映衬。往后走，车棚那块，阴翳的一处角落，倒是有两棵宝贝，一棵桂树，一棵梅树，红梅。

去年冬天，雪下了三四场，或大或小。从下雪的时候起，我就去望那棵梅花。去看它，只用拐一个弯，一个小小的弯，其时，来来往往的上班路上，有了它，仿佛有了一个小友，彼此对望，心怀欢喜。小雪的时候，它还是骨朵儿，小小的，紧紧的，一直抿着小嘴巴，一直抿着，不见一点颜色，近了大雪节气，它才微微一点红。慢慢的骨朵一点点长大，一点点鼓胀，立春前后，越来越露出它的红，猩红的小骨朵渐渐满树。

非云家的前院有两棵梅树，一棵在院中的水池边，一棵在墙边；水边的是绿萼梅，墙边的是磐口腊梅；腊梅先开一点点，绿萼后开一点点；腊梅微黄色的骨朵儿，黄色的花儿，开在大红的琉璃瓦旁，绿萼梅嫩绿色的骨朵儿，慢慢的开成了奶白色，在一泓浅水边。非云说，每天早早晚晚，都要在树下游走，一院的清妍。晴天里，树下有春天的气息。

这边的梅花虽在后院，又是坐东朝西的向，因了它是冬日的花，倒也影响不大，冬日下午三四点的时辰，阳光过来，全洒在那树那花上。这几日天气渐渐的放晴回暖，眼看着梅花慢慢的开了，半豆半花时，最见风致，豆是成葩如豆的豆，花是摇曳颤

颤的花。豆者殷红浓妍，花者粉红浅淡。

这边红梅的花难得为重瓣，红花白蕊，非云的亦是重瓣累累，饱满圆润。这几日花开得更多了，一进大门，远远的望过去，绯云般，压在黑色的车棚顶上，倚在粉白的墙壁旁，漂浮荡漾，冶冶如春。

非云家的梅树，两棵老梅，疏、瘦、清、斜，姿态好极了，墙旁边的那棵腊梅更是故意留枝，让它斜斜的生长到墙外，于墙外人又是一道风景。“墙里梅花墙外道，墙外行人，墙里佳人笑”，冬日里，花香愈发的清幽，笑声愈发的清朗。这边的这棵梅树，枝子几乎没有修整过，除了主干，一树的细小枝条，凌乱无序，如蓬头布衣的乡下女子，花开时节，却难掩其色，香味萦绕袅娜，心中亦萦绕袅娜，不动京城，只动我心。

非云看了我发的红梅图说，以后也想种一棵红梅，过年的时候，总是热闹。我觉得花儿各得其妙，红梅宜远观，绿萼宜近赏，若论神骨俱清，还属绿萼。不过此时徘徊红梅花下，暗香笼袖，心中甚怜小友。

晴天里，雪天里，雨天里，站在梅花树下时，心里安静又喜悦，我就会想起一首歌词：“我的财产放置在一个地方，一个地方，远远的在青天之上……”是啊，世间美好，如此丰富浩大，水上之清风，山间之明月，路边之野花闲草，这角落后院的一株红梅……或远或近，或大或小，不胜枚举，它们在云间，在山野，在路旁，在身边……我更愿意它们在眉里眼间，在心头萦袅。

汪曾祺老先生说，插了梅花便过年。现在梅花开了，年也过了，我们已在春天里。